

師潛志 十一卷之十四卷

結

柳田文庫

文庫11

D 2

4







歸潛志卷第十一

錄大梁事

金正大八年辛卯冬十一月一作十月余居淮陽北兵由

襄漢東下時老祖母老母在南京趨往省焉既至京

師邊聲益急聞北兵阻荆江與平章政事完顏合打

等謀從北兵東渡將以勁騎蹶入江北兵既渡皆殊

死戰合打兵不能遏遂帥八都尉退保鈞州北兵襲

之不進時朝廷憂懼不知所為然天下勁兵皆為二

帥所統倚以決存亡又命參知政事徒單兀典殿前



010190547790



都點檢完顏重喜提兵扼潼關九年正月下詔求言于東華門接受陳言文字日令一侍從官居門待言者雖多亦未聞有施行者蓋凡得士庶言章先令諸朝貴如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戶部尚書完顏奴申等披詳可然後進多爲諸人革撥百無一達者余時亦憤然上書且求見口陳會翰林脩撰李大節直于門余付之且與論時事李曰今朝廷之力全在平章副樞看此一戰如何余無可柰何矣時正月十七日也翌日報聞十六日鈞臺與北兵酣戰會天大雪沒

膝我師皆凍不能支轉戰良久北兵後自孟津南渡與南來諸兵會我師遂大敗移刺蒲瓦被擒完顏合打竄於地穴中爲所發見殺都尉苗英高英樊澤郎將完顏陳和尚諸驍將皆死京師大震下詔罪己改元開興爲守禦京城計四面置帥府置行戶工部行部有和速甲蒲速輦帥北面李新帥東面范正之帥南面完顏習你阿不帥西面蒲察君平張俊民張師魯石抹世勣分領戶工部事時平章政事兼樞密使完顏白撒樞密院副使赤蓋合喜用事二人奸佞無



遠畧士庶皆惡之末帝信用不能斥去識者知其誤

國矣俄聞陷鈞州又陷許州許帥十倫死之一作二

月陷陳州陳帥粘割奴申死之京畿諸邑所至殘毀

末帝在宮中時聚后妃涕泣嘗自縊為宮人救免又

將墜樓亦為左右救免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吏部

侍郎劉仲周等詣北兵告和一云詣北兵請和不從三月北

兵迫南京上下震恐朝議封皇兄荆王守純子肅國

公某為曹王命尚書右丞李蹊等奉以為質子于軍

前擢應奉翰林文字張本為翰林侍講學士從以北

北兵雷曹王營中李蹊等回具言彼雖受之待北投

京師將不免攻明日北兵樹砲攻城大臣皆分主方

面時京城西南隅最急完顏白撒主之西隅尤急赤

蓋合喜主之東北隅稍緩丞相完顏塞不主之獨東

南隅未嘗攻時人情洶懼皆以為旦夕不支末帝親

出宮巡四面勞軍故士皆死戰帝出從數騎不張蓋

縱路人觀余時在道左欲詣陳便宜忽見一士捧章

以進帝令左右受之諭曰入宮看讀當候之余謂此

時當馬上覽奏行事今云入宮又虛文也遂趨去已



而其事竟無聞北兵攻城益急砲飛如雨用人渾脫  
 或半磨或半確莫能當城中大砲號震一作天雷應  
 之北兵遇之火起亦數人灰死灰一無字軍士又自城根  
 暗門突出殺傷甚衆總領蒲察官奴高顯劉奕皆以  
 力戰有功衆庶推之皆擢為帥使分守四面相接應  
 時自朝士外城中人皆為兵號防城丁壯下令有一  
 男子家居處死太學諸生亦選為兵諸生訴于官請  
 另作一軍號太學丁壯已而朝議以書生輩尪羸不  
 任役將發為砲夫諸生劉百熙楊煥等數十人伺上

出詣馬前請自効上慰諭令分付四面戶部工作委  
 差官由是免砲夫之苦平章白撒怒諸生之自見上  
 也趨召赴部以緩期杖戶部主事田芝又分令諸生  
 監送軍士飲食視醫藥書砲夫姓名又令于城上放  
 紙鳶鳶書上語招誘脅從之人使自拔以歸受官賞  
 皆不免奔走矢石閒又夜舉燈毬為令使軍士自暗  
 門出劫戰令諸生執役燈滅者死諸生甚苦之俄以  
 燈毬未具杖刑部郎中石抹世勣以前戶部侍郎李  
 漁代之一作李渙白撒本無守禦才但以嚴刻立威譽夏



四月八日始輟攻下詔改元天興傳聞北有朝命令  
勿擊衆謂攻三日不解城將墮已而城上人望見北  
兵焚砲車衆皆以相賀俄聞北兵不退四面駐兵邏  
之由是知禍未艾也士庶往往縱酒肉歌呼無久生  
心秋七月北兵遣唐慶等來使且曰欲和好成金主  
當自來好議之末帝託疾臥御榻上見慶等掉臂上  
殿不爲禮致來旨畢仍有不遜言近侍皆切齒既歸  
館餉勞是夕飛虎軍數輩憤慶等無禮且以爲和好  
終不能成不若殺之使衆心夜中持兵入館大譟殺

慶等館伴使奧屯按出虎及畫二人亦死遲明宰執  
趨赴館視之軍士露刃詣馬前請罪宰相遑遽慰勞  
之上因赦其罪且加犒賞京師細民皆驩呼踊躍以  
爲太平識者知其禍不可解矣八月恆山公武仙提  
兵自鄧赴京師一無師字上命副樞合喜出兵援之至密  
縣遇北兵合喜遽退走仙兵與北兵轉戰于鄭州之  
西南會徒單兀典亦提兵東來相遇戰久之由合喜  
兵不相接皆敗仙引餘兵南歸兀典亦西走合喜還  
京師士庶罪其誤國上不得已廢爲民時京師被圍



數月倉廩空虛尚書右丞李蹊坐糧不給下獄已而免死除名擢前戶部侍郎張師魯爲戶部主糧儲事時民間皆言官將搜百姓糧人情洶洶甚以爲憂冬十月果下令自親王宰相已下皆存三月糧計口畱之人三斗餘入官隱匿者處死命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總帥知開封府徒單百家主之其餘朝廷侍從官分領其事凡主者所往劍戟從焉戶閱人詰不少緩用鐵錐監之石杵震之恐藏城中疑是地中士庶不甦以待或搜獲隱匿者械于街雖皇兄后妃家皆不免

軍士突入妃主驚逃驅繫奴婢使之指陳所匿京師巨家著姓被罪者甚多總領蒲察定住尤酷甚杖殺無辜數人凶黠輩因之爲姦利由是百姓離心識者知其必亡十二月朝議以食盡無策末帝親出東征丞相塞不平章白撒右丞完顏幹出工部尚書權參知政事李蹊樞密院判官白華近侍局副使李大節左右司郎中完顏進德張袞總帥徒單百家蒲察官奴高顯劉奕皆從上與太后皇后諸妃別大慟誓以不破敵不歸儀衛蕭然見者悲愴畱參知政事完顏



奴申樞密副使完顏習你阿不權行尚書省兼樞密  
事以餘兵守南京上既出遇鞏州帥完顏胡斜虎提  
兵轉戰來赴援因從以東初上疑東面帥李新跋扈  
有妄言先罷爲兵部侍郎將出密諭二守臣羈縻之  
已而上出二人者以事召新詣省新疑其見擒縱馬  
突城門欲出門者止之新棄馬踰城二人者遽命將  
追及墮湟水中斬其首時末帝既出人情愈不安日  
夜顛望東征之捷俄聞北渡前鋒方交戰有功取蒲  
城進取衛州白撒等望見北兵遽勸上登舟船南渡

從官多攀從不及死于兵而驍將徒單百家高顯劉  
奕輩初不知上去已而軍士皆散沒上以餘兵狼狽  
入歸德杜門京民大恐以爲將不救矣二守臣素庸  
闇無謀但知閉門自守百姓食盡無以自生米升直  
銀二兩貧民往往食人殍死者相望官日載數車出  
城一夕皆鬪食其肉淨盡縉紳士女多行匄于街民  
閒有食其子錦衣寶器不能易米數升人朝出不敢  
夕歸懼爲飢者殺而食平日親族交舊以一飯相避  
于家又日殺馬牛乘騎自啗至于箱篋鞍韉諸皮物



凡可食者皆煮而食之其貴家第宅與夫市中樓館  
木材皆撤以爨城中觸目皆瓦礫廢區無復向來繁  
侈矣朝官士庶往往相結攜妻子突出北歸衆謂不  
久當大潰二年正月末帝遣近侍局使徒單四喜等  
入南京取太皇后皇后諸妃嬪赴歸德既出城與北  
兵遇復倉皇歸宮于後四喜獨攜其族以去末帝斬  
之時外圍不解上下如在陷穽中且相繼殍死議者  
以爲上既去國推立皇兄荆王以城降庶可救一城  
生靈且望不絕完顏氏之祀是亦春秋紀侯大去其

國紀季以鄙入于齊之義不得已者況北兵中有曹  
王也朝士皆知莫敢言二守臣但曰當以死守衆憤  
二人無他策思有一豪傑出而爲之救士民余夕見  
左司郎中楊居仁白其事楊云是事固善然孰敢倡  
者彼二執政亦知之而不敢言且不敢爲也廿有一  
日忽聞執政召在京父老士庶計事詣都堂余同麻  
革潛衆中以聽二執政立都堂簷外楊居仁諸首領  
官從焉省掾元好問宣執政所下令告諭且問諸父  
老便宜完顏奴申拱立無語獨完顏習你阿勃反覆



申諭以國家至此無可奈何凡有可行當共議且繼以泣涕諸愚叟或陳說細微不足採余語麻革將出而白前事革言莫若以奏記密陳子歸草之吾當共上也余以是退將明日同革獻書其夕頗聞民間稱有一西南崔都尉藥招撫者將起事眾皆曰事急矣安得無人予既歸夜草書備論其事遲明懷以詣省庭且邀革往自斷此事係完顏氏存滅且以救餘民雖死亦無愧矣是旦大陰晦俄雨作余姑避民間忽聞軍馬聲市人奔走相傳曰達勒入城矣余知事已

不及遂急歸路聞非北兵蓋西南兵變已圍尚書省矣時崔立為西面都尉權元帥同其黨韓鐸等舉兵藥安國者北方人素驍勇為先鋒以進橫刀入尚書省崔立繼之二執政見而大駭曰汝輩有事當好議安國先殺習你阿不金史作斜撚阿不次殺奴申又殺左司郎中納合德暉一作德渾擊右司郎中楊居仁聶天驥創甚省掾皆四走竄匿民家崔立既殺二人提兵尚書省號令眾庶曰吾為二執政閉門悞眾將餓死今殺之以救一城民且禁諸軍士取民一錢處死闔郡稱



使以為有生路也食時忽陰雨開霽日光爛然立提  
兵入宮見太后具陳其事太后惶怖聽命拜立為左  
丞相都元帥壽國公立以太后令釋衛邸之囚召衛  
王故太子梁王某按梁王名從恪監國遂取衛族皆入宮即  
遣使持二執政首詣軍前納降款明日立坐都堂召  
在京父老僧道百姓諭言皆曰謝丞相得生立又自  
詣軍前投謁歸附命歸令在京士庶皆割髮為北朝  
民初立舉事止三百人殺二執政當時諸女直將帥  
四面握兵者甚多皆束手聽命無一人出而與抗者

人謂李新若在汝與立抗衡新死故立得志立變三  
日御史大夫裴滿阿虎帶提點近侍局兼左右司郎  
中吾古孫納申縊于臺中戶部尚書完顏仲平亦自  
殺初立以副元帥藥安國首事難制忌之因其夜取  
故監軍王守玉妻且坐都堂以安國犯令叱左右斬  
以徇于是朝士震悚無令不從梁王雖監國在宮中  
虛名而已立以其弟某按金史各倚為平章政事張頌為  
殿前都點檢按金史殿前都點檢亦立弟侃也韓鐸為副元帥知開  
封府左司都事李朮魯濟之金史作李朮魯長河為御史中丞



皆其黨也又以吏部侍郎劉仲周諫議大夫張正倫  
參議省事蓋立取仲周女爲妻正倫有人望也又以  
前衛尉奧屯阿虎帶爲尚書右丞前殿前都點檢溫  
廸罕二十爲參知政事仲周正倫皆進參知政事省  
令史元好問爲左右司員外郎又以刁壁一作壁爲  
兵部尚書元帥左監軍初立起與壁謀及其期壁不  
往立頗怒之甚故不得執政一時人望與士大夫退  
閒者皆以次遷擢臺閣中其除拜無虛日俄立自爲  
太師尚書令鄭王聞鈞汝閒有衆據西山不從命立

遣韓鐸帥兵討之鐸中箭死以折彥顏知開封府立  
又封諸內藏庫將以奉北兵亦往往取歸其第又搜  
選民間寡婦處女亦將以奉北兵然入其家者甚衆  
又括刷在京金銀命百官分坊陌窮治之貴人富家  
俱被害陳國夫人王氏末帝姨也素富于財平章白  
撒夫人亦富侈右丞李蹊舊以取積聞其妻子皆被  
擄掠拷訊死立又自詣軍前求免剽掠又求縱百姓  
出城挑菜充飢于是人得出近郊採蓬子窠甜苣菜  
雜米粒以食又聞京西一作西京陳岡上有野麥甚豐立



請百姓往收之立又聚皇族皆入宮俄遣詣青城皆  
爲北兵所殺如荆王梁王輩皆預<sub>帝</sub>太后皇后諸  
妃嬪宮人北徙百姓初聞皇族當北往有竄其間者  
亦被誅軍前又取壬辰諸宰執家屬治罪殺唐慶事  
故相侯摯亦見殺四月二十日使者發三教醫匠人  
等出城北兵縱入大掠立時在城外營中兵先入立  
家取其妻妾寶玉輦以出立歸大慟亦不敢誰何大  
臣富家多被荼毒死者而三教醫匠人等在青城側  
亦被剽奪無遺俄復遣三教人入城許百姓與北兵  
市易城中人以所餘金帛易北來米麥食之然多爲  
北兵劫取莫敢語余時同諸生復入居八仙館中五  
月二十有二日會使者召三教人從以北嗟乎此生  
何屬親見國亡至于驚怖勞苦萬狀不可數迺因暇  
日記憶舊事漫記于編若夫所傳不真及不見不聞  
者皆不敢錄

歸潛志卷第十一



歸潛志卷第十二

錄崔立碑事

崔立既變以南京降自負其有救一城生靈功謂左司員外郎元裕之曰汝等何時立一石書吾反狀邪時立國柄入手生殺在一言省庭日流血上下震悚諸在位者畏之於是乎有立碑頌功德議數日忽一省卒詣予家齋尙書禮房小帖子云首領官召赴禮房予初愕然自以布衣不預事不知何謂卽往至省門外遇麻信之予因語之信之曰昨日見左司郎中張



信之言鄭王碑事欲屬我輩作豈其然邪卽同入省  
禮房省掾曹益甫引見首領官張信之元裕之二人  
曰今鄭王以一身救百萬生靈其功德誠可嘉今在  
京官吏父老欲爲立碑紀其事衆議屬之二君且已  
白鄭王矣二君其無讓予卽辭曰祁輩布衣無職此  
非所當爲况有翰林諸公如王丈從之及裕之輩在  
祁等不敢裕之曰此事出于衆心且吾曹生自王得  
之爲之何辭君等無讓予卽曰吾當見王丈論之裕  
之曰王論亦如此矣予卽趨出至學士院見王丈時

修撰張子忠應奉張元美亦在焉予因語其事且曰  
此實諸公職某輩何與焉王曰此事議久矣蓋以院  
中人爲之若尙書檄學士院作非出于在京官吏父  
老心若自布衣中爲之乃衆欲也且子未仕在布衣  
今士民屬子子爲之亦不傷于義也余于是陰悟諸  
公自以仕金顯達欲避其名以嫁諸布衣又念平生  
爲文今而遇此患難以是知揚子雲劇秦美新其亦  
出于不得已邪因遜讓而別連延數日又被督促知  
不能辭卽略爲草定付裕之一二日後一省卒來召



云諸宰執召君余不得已赴省途中遇元裕之騎馬  
索予因劫以行且拉麻信之俱往初不言碑事止云  
省中召王學士諸公會飲余亦陰揣其然既入卽引  
詣左參政幕中見參政劉公謙甫舉盃屬吾二人曰  
大王碑事衆議煩公等成之甚善余與信之俱  
遜讓曰不敢已而謙甫出見王丈在焉相與酬酢酒  
數行日將入矣余二人告歸裕之曰省門已鎖今夕  
旣飲當畱宿省中余輩無如之何已而燭至飲余裕  
之倡曰鄭王碑文今夕可畢手也余曰有諸公在諸

公爲之王丈謂余曰此事鄭王已知衆人請太學中  
名士作子如堅拒使王知諸生輩不肯作是不許其  
以城降也則銜之刻骨縉紳俱受禍矣是子以一人  
累衆也且子有老祖母老母在堂今一觸其鋒禍及  
親族何以爲智子熟思之子惟以非職辭久之且曰  
予旣爲草定不當諸公意請改命他人諸公不許促  
迫甚予知其事無可奈何則曰吾素不知館閣體今  
夕諸公共議之如諸公避其名但書某名在諸公後  
于是裕之引紙落筆草其事王丈又曰此文姑使裕



島濠志卷十二  
之作以爲君作又何妨且君集中不載亦可也予曰  
裕之作政宜某復何言碑文旣成以示王丈及余信  
之欲相商評王丈爲定數字其銘詞則王丈裕之信  
之及存予舊數言其碑序全裕之筆也然其文止實  
敘事亦無褒稱立言時夜幾四鼓裕之趣曹益甫書  
之裕之卽于燭前焚其橐遲明予輩趨去後數日立  
坐朝堂諸宰執首領官共獻其文以爲壽遂召余信  
之等俱詣立第受官余輩深懼見立俄而諸首領官  
齋告身三通以出付余輩曰特賜進士出身因爲余

輩賀後聞求巨石不得省門左舊有宋徽宗時甘露  
碑有司取而磨之工書人張君庸者求書刻方畢北  
兵入城縱剽余輩狼狽而出不知其竟能立否也嗟  
乎諸公本畏立禍不敢不成其言已而又欲避其名  
以賣布衣之士余輩不幸有虛名一旦爲人之所劫  
欲以死拒之則發諸公嫁名之機諸公必怒怒而達  
崔立禍不可測則吾二親何以自存吾之死所謂自  
經于溝瀆而莫之知且輕殺吾身以憂吾親爲大不  
孝矣況身未祿仕權義之輕重親莫重焉故余姑隱



忍保身為二親計且其文皆眾筆非余全文彼欲嫁

名于余余安得而辭也今天下士議往往知裕之所

為且有曹通甫詩按困學齋雜錄曹居一字通甫一

未進士仕元為行臺員外郎又號南湖散人太原人金

遺山集有送曹吉甫兼及通甫詩楊叔能詞在亦不

待余辯也因書其首尾之詳以誌少年之過空山靜

思可以一笑附錄元好問外家別業上梁文窮於途

以老亦天道之自然方屬風霜匱薄之餘而有里社

浮湛之漸茲焉卜築今也落成遺山道人蟬蠹書癡

雞蟲祿薄猥以勃宰槃跚之迹仕於危急存亡之秋

左曹之斗食未遷東道之戈船已御久矣公私之俱

罄困於春夏之長圍窮甚析骸死惟束手人望荆兄

之通好義均紀季之附庸出涕而女於吳莫追於既

往下車而封之杞有覬於方來謀則僉同議當孰抗

爰自上書宰相所謂試微軀於萬仞不測之淵至於

喋血京師亦常保百族於羣盜垂涎之口皇天后土

實聞存趙之謀枯木死灰無復哭秦之淚初一軍構

亂羣小歸功劫太學之名流文鄭人之逆節命由威

制佞豈願為就磨甘露御書之碑細刻錦溪書叟之

筆蜀家降款具存李昊之世脩趙王禪文何預陸機

之手迹伊誰受賞於我嫁名悼同聲同氣之間有無

罪無辜之謗耿孤懷之自信聽眾口之合攻果吮癰

舐痔之自甘雖竄海投山其何恨惟彼證龜而作鼈

始於養虺以成蛇追韓之騎甫還射羿之弓隨殼以

流言之自止知神聖之可憑復齒平民僅延殘喘澤

畔而湘纍已老樓中而楚望奚窮懷先人之敝廬可



順老益濁酒便當接田父之歡春韭晚菘尚愧奪園夫之利彼扶搖直上擊水三千韋杜城南去天尺五坐廟堂佐天子蓋有命焉使鄉里稱善人斯亦足矣云云○郝經辨磨甘露碑詩云國賊反城以爲功萬段不足仍推崇勒文頌德召學士滹南先生付一死林希更不顧名節兄爲起草弟親刻省前便磨甘露碑書丹卽用宰相血百年酒養一塗地父老來看聞流涕數樽黃封幾斛米賣卻家聲都不計盜據中原責金源吠堯極口無覲顏作詩爲告曹聽翁且莫獨罪元遺山

辯亡

或問金國之所以亡何哉末帝非有桀紂之惡害不及民疆土雖削士馬尙強而遽至不救亦必有說余曰觀金之始取天下雖出于邊方過于後魏後唐石晉

遼然其所以不能長久者根本不立也當其取遼時誠與後魏初起不殊及取宋責其背約名爲伐罪弔民故徵索圖書車服褒崇元祐諸正人取蔡京童貫王黼諸姦黨皆以順百姓望由能用遼宋人材如韓企先劉彥宗韓昉輩也及得天下其封誅廢置政令如前朝雖家法邊塞害亦不及天下故典章法度皆出于書生至海陵庶人雖淫暴自強然英銳有大志定官制律令皆可觀又擢用人才將混一天下功雖不成其強至矣世宗天資仁厚善于守成又躬自儉



約以養育士庶故大定三十年幾致太平所用多敦  
樸謹厚之士如石琚輩爲相不煩擾不更張偃息于  
戈脩崇學校議者以爲有漢文景風此所以基明昌  
承安之盛也宣孝太子最高明絕人讀書喜文欲變  
夷狄風俗行中國禮樂如魏孝文天不祚金不卽大  
位早世章宗聰慧有父風屬文爲學崇尙儒雅故一  
時名士輩出大臣執政多有文采學問可取能吏直  
臣皆得顯用政令脩舉文治爛然金朝之盛極矣然  
文學止于詞章不知講明經術爲保國保民之道以

圖基祚久長又頗好浮侈崇建宮闕外戚小人多預  
政且無志聖賢高躅陰尙夷風大臣惟知奉承不敢  
逆其所好故上下皆無維持長世之策安樂一時此  
所以啓大安貞祐之弱也衛王苛吝不知人君體不  
足言已而強敵生邊賊臣得柄外內交病莫敢療理  
宣宗立于賊手本懦弱無能性頗猜忌懲權臣之禍  
恆恐爲人所搖故大臣宿將有罪必除去不貸其遷  
都大梁可謂失謀向使守關中猶可以數世況南渡  
之後不能苦心刻意如越王勾踐志報會稽之羞但



苟安幸存以延歲月由高琪執政後擢用胥吏抑士大夫之氣不得伸文法勢然無興復遠略大臣在位者亦無忘身徇國之人縱有之亦不得馳騁又偏私族類疎外漢人其機密謀謨雖漢相不得預人主以至公治天下其分別如此望羣下盡力難哉故當路者惟知迎合其意謹守簿書而已爲將者但知奉承近侍以偷榮幸寵無効死之心倖臣貴戚皆據要職于一時士大夫一有敢言敢爲者皆投置散地此所以啓天興之亡也未帝尊長而立出于愛私雖資不

殘酷然以聖智自處少爲黠吏時全所教用術取人雖外示寬宏以取名而內實淫縱自肆且諱言過惡喜聽諛言又闇于用人其將相止取從來貴戚雖不殺大臣其驕將多難制不馴況不知大略臨大事輒退怯自沮此所以一遇勅敵而不能振也大抵金國之政雜遼宋非全用本國法所以支持百年然其分別蕃漢人且不變家政不得士大夫心此所以不能長久向使大定後宣孝得位盡行中國法明昌承安閒復知保守整頓以防後患南渡之後能內脩政令



以恢復爲志則其國祚亦未必遽絕也嘗記泰和閒  
有雲中李純甫由小官上書萬言大略以爲此政當  
有爲日而當路以爲迂闊笑之宴安自處以至土崩  
瓦解南渡後復有以機會宜急有備爲言者而上下  
泰然俱不以爲心以至宗廟邱墟家國廢絕此古人  
所謂何世無奇材而遺之草澤者也

金銀珠玉世人所甚貴及遇凶年則不及菽粟何哉事  
有先後勢有緩急也平時富貴之家求一珠玉犀象  
玩好器物至發粟出帛惟恐其不得將以充其室誇

耀于人以自樂者皆是也壬辰歲余在大梁時城久  
被圍公私乏食米一升至銀二兩餘殍死者相望人  
視金銀如泥土使用不計士庶之家出其平日珠玉  
玩好妝具環珮錦繡衣衾日陳于天津橋市中惟博  
鬻升合米豆以救朝夕嘗記余家一毳袍極緻密鮮  
完博米八升金釵易牛肉一肩趣售之以是知明君  
貴五穀而賤金玉誠知其本也古人云薪如桂米如  
珠豈虛言哉

文章各有體本不可相犯欺

欺字疑  
衍文

故古文不宜蹈襲



前人成語當以奇異自強四六宜用前人成語復不宜生澀求異如散文不宜用詩家語詩句不宜用散文言律賦不宜犯散文言散文不宜犯律賦語皆判然各異如雜用之非惟失體且梗目難通然學者闇于識多混亂交出且互相詆誚不自覺知此弊雖一二名公不免也

長于此者必短于彼優于大者或劣于小士君子窮處不能活妻子免飢寒及其得志則兼濟天下使民物皆得所太公困于鼓刀釣魚伊尹躬耕莘野彼豈不能妄營財利使生理優游邪恥不爲也若夫韓淮陰少年乞食漂母人皆笑嗤及爲將料敵制勝無遺策卒能佐漢祖定天下身享南面之樂豈昔之拙而今之巧邪材有所長志有所不爲也因是以思吾儕今日遭大變遁于窮山荒野中日惟餬口之不給而未免有求于人亦不足怪但恨不能自漁樵親耕稼以自給如古之人彼窮居妻子有慍言鄉人賤之交游笑之又何病也理固然也

國家養育人材當如養木彼榘栭豫章之材封殖之護



持之任其長成一旦可以爲明堂太室之用如或牛  
羊囓之斧斤伐之則將憔悴慘淡無生姿或枯槁而  
死矣又安能有干霄拂雲之勢邪士大夫亦然國家

以爵祿導之以語言使之精神橫出材氣得伸  
銳于有爲然後得爲我用儻繩以文法索過求瑕爲  
之則有議言之則有罪將括囊袖手相招爲自全計  
矣國家何賴焉余先君嘗爲言如屏山之才國家能  
獎養挈提使議論天下事其智識蓋人不可及惟其  
早年暫欲有爲有言已遭摧折所以中年縱酒無功

名心是可爲國家惜也嗚呼自非堅剛不拔之志超  
世絕倫之人其遇憂患遭廢絀而不變易者鮮矣哉  
傳曰人定亦能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余嘗疑之試以嚴  
冬在大厦中獨立悽淡不能久居然忽有外人共笑  
則殊煖燠蓋人氣勝也因是以思謂人勝天亦有此  
理豈特是哉深冬執纍或厚衣重衾亦不寒夏暑居  
高樓以冰環坐而加之以扇亦不甚熱大抵有勢力  
者能不爲造物所欺然所以有勢力者亦造物所使  
也



皇清志卷一  
人之生有三樂有志氣之樂有形體之樂有性命之樂  
夫事業功名權勢爵位樂志氣也酒色衣食使令車  
馬樂形體也仁義禮知忠信孝弟樂性命也雖然事  
業功名權勢爵位得時者之所有也酒色衣食使令  
車馬富厚者之所備也惟仁義禮知忠信孝弟雖不  
得時不富厚而于我皆具蓋窮士之所有也今吾既  
不得時有志氣之樂又不富厚有形體之樂居荒山  
之中日惟藜藿之爲養其所享無一毫過于人捨性  
命其何樂哉

士之生于世何其多品邪有爲公卿宰輔以事業功名  
顯于後代者有雖居下位不得柄用猶能以節義自  
著者又有浮湛閭里應物持身但以德善立名者有  
放浪山林草衣木食以高潔自居者有抒心文史以  
著述吟諷有聞者又有研精技藝如陰陽醫藥卜筮  
字畫繪畫以名世者又有縱酒放歌廢棄禮法以樂  
其形體者又有抑情去慾鍊身服氣以覲飛昇者要  
之各從所好且有定數在亦安能一其迹邪今吾幼  
而苦學及于齒壯學雖初成而未有所遇合窮居草



野日惟衣食之不充將為事業功名而不可得又非  
居位當言一云當言路且臨事變可以立節義願服鍊以  
懶惰不能放縱一云欲縱酒以拘室不喜諸技藝皆非所  
專心平生以經籍文翰自娛顧後日窮達猶未可知  
然則獨守吾殘編斷毫者猶未為癡計也

予生壯年其所歷多矣嘗陪諸舉子進取矣亦嘗偕諸  
朋友講學矣又嘗視諸農夫耕穫矣又嘗同諸少年  
嬉遊矣又嘗詣諸王公貴人干謁矣自非上為卿相  
行經濟之謀下為僕吏執奔走之役其于世故無所

不涉今而遭值亂離屏居故山之下回思向者之事  
擾擾膠膠于身初無少異所謂如夢覺如醉醒而不  
見纖毫形迹以此觀之百年之內亦可以默覺矣而  
獨區區慮衣食之不充懼志意之不得而不能樂天  
知命坎止流行與萬物同始終亦其學之不至也哀  
哉

三國時士尚權詐其間不為風俗所移者陳寔徐穉魏  
晉閒士尚虛元其間不為風俗所移者徐邈卞壺茲  
數人者或以道德顯或以節行聞或以智量稱或以



風義著一作或以名義著行身立志一云行身爾不羣皆豪傑之士也

予嘗觀道藏書見其鍊石服氣以求長生登仙又書符咒水役使鬼神爲人治病除祟且自立名字職位云主管天條而齋醮祈禳則云能轉禍爲福大抵方士之術其有無誰能知又觀佛書見談天堂地獄因果輪迴以爲人與禽獸無異且有千佛萬聖異世殊劫而以持誦布施則能生善地大抵西方之教其有無亦誰能知因思吾道天地日月照明山河草木蕃息其

閒君臣父子兄弟夫婦禮文粲然而治國治家煥有條理賞罰絀陟立見榮辱生死窮通互分得失其明白如此豈有惑人以不可知之事者哉而世之愚俗徒以二氏之詭誕怪異出耳目外則波靡而從之而飲食起居日在吾道中而恬不自知反以爲尋常者良可歎也嗚呼愚俗豈可責邪而士大夫之高明好異者往往爲所誘不亦悖哉

舉世之人日奔走經營惟以衣食爲事士君子則安閒樂道不以衣食爲憂

一云不爲衣食所累

舉世之人所畏者飢



寒患難死亡士君子則于飢寒患難死亡無所畏使  
道義充于中雖明日飢而死無歉于天地使行不義  
而動非禮雖貴于王公富積千金而內以愧于心外  
以忤于人然則士君子之所爲所守誠舉世之人所  
背而馳者也使俗人笑其迂而議其拙也宜哉

歸潛志卷第十二

歸潛志卷第十三

吾在南方時從父母仕宦家資頗溫而吾則專心于學  
生事不一問食未嘗不肉也寢未嘗不帷也出游未  
嘗無車馬也役使未嘗無僮僕也然不知溫飽安逸  
之味也今遭喪亂歸故山四壁蕭然日惟生事之見  
迫食或旬日無醯醢及一得之則覺其甘寢或終夜  
無衾裯及一得之則覺其暖出或徒行無驢及一得  
之則覺其便居或汲爨無人及一得之則覺其泰乃  
知夫溫飽安逸者世之人亦未易得然向之所得猶



不足也句似有誤惑矣因思一時富貴權勢之人生長紈綺中或不遭患難摧折至老者非惟不知稼穡之艱難流于奢淫以蠹國病民抑又不知世閒溫飽安逸之正味爲不少可勝歎哉吾故以自嘗試者述之可爲得志者戒

竊嘗攷自古士風之變係國家長短存亡三代以前其風淳質修謹不必言三代以後世衰道喪士大夫惟知功利爲上故爭尚權謀戰國閒游說從橫之流已而變爲刑名掊刻以法律控持上下失士庶心以至

焚書坑儒毒流四海漢興其風稍更變多厚重長者然其權謀法律者猶相雜迨至武帝天下混同士風一變以學問爲上故爭尚經術文章一時如公孫宏董仲舒二司馬枚乘之徒出文物大備元成以來經術之弊皆尚虛文而無事業可觀浮沈委靡以苟容居位匡衡貢禹孔光之流重以諂諛故權臣肆志國隨以絕東漢之初人主懲權臣之禍以法令督責羣臣羣臣惟知守職奉法無過失及桓靈之世朝政淆亂姦臣擅權士風激厲以敢爲敢言相尚故爭樹名



節袁安楊震李固杜喬陳蕃之徒抗于朝郭泰范滂  
岑晬張儉之徒議于野國勢雖亡而公議具存猶能  
使亂臣賊子有所畏忌已而諸豪割據士大夫各欲  
擇主立功名如荀攸賈詡程昱郭嘉諸葛亮龐統魯  
肅周瑜之徒爭以智能自效晉初天下旣一士無所  
事惟以談論相高故爭尚元虛王弼何晏倡于前王  
衍王澄和于後希高名而無實用以至誤天下國家  
南渡之後非有王導謝安輩稍務事業功名其頹靡  
亦不可救矣宋齊梁陳惟以文華相尚門第相誇亦

不足觀故國祚亦不能久唐興士大夫復以事業功  
名爲上貞觀諸人有兩漢風其權謀經術文章名節  
者錯出閒立故唐一代人材最多其扶支國勢亦至  
三百載及其亂也死節者相望五代之閒亦無可取  
宋初士大夫復馳騁智謀厥後混一其風大變經術  
文章不減漢唐名節之士繼踵而出大抵崇尚學問  
以道義爲先故維持國家亦二百載雖遭喪奪尚能  
奄有偏方大抵天下亂則士大夫多尚權謀智術以  
功業爲先天下治則士大夫多尚經術文章學問以



名節爲上國家存亡長短隨之亦其勢然也

予平生有二樂曰良友曰異書每遇之則欣然忘寢食  
蓋良友則從吾講學見吾過失且笑談游宴以忘憂  
異書則資吾見聞助吾辭藻屬文著論以有益彼酒  
色膏粱如一時浮雲過目竟何所得哉

肥濃甘脆世所共珍使飽而遇之則食如泥土藜藿葵  
薺世所共賤使飢而遇之則食如飴糖乃知貧窮之  
士自樂富貴之人亦有苦是則我輩區區以空乏爲  
憂亦悖矣

國之不可治猶可以治其家人之不能正猶能正其身  
使家之齊而身之脩雖隱居不仕猶可謂得志故吾  
嘗曰雖天下未太平而吾一家獨不可太平乎是誠  
在我者也

昔人云借書一癡還書亦一癡故世之士大夫有奇書  
多祕之亦有假而不歸者必援此予嘗鄙之以爲君  
子惟欲淑諸人有奇書當與朋友共之何至靳藏獨  
廣己之聞見果如是量亦狹矣如蔡伯喈之祕論衡  
亦通人之一蔽非君子所尚不可法也其假而不歸



者尤可笑君子不奪人所好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豈有假人物而不歸之者耶因改曰有書不借爲一癡借書不還亦一癡也

夫詩者本發其喜怒哀樂之情如使人讀之無所感動非詩也予觀後世詩人之詩皆窮極辭藻牽引學問誠美矣然讀之不能動人則亦何貴哉故嘗與亡友王飛伯言唐以前詩在詩至宋則多在長短句今之詩在俗閒俚曲也如所謂源土令之類飛伯曰何以知之予曰古人歌詩皆發其心所欲言使人誦之至

有泣下者今人之詩惟泥題目事實句法將以新巧取聲名雖得人口稱而動人心者絕少不若俗謠俚曲之見其真情而反能蕩人血氣也飛伯以爲然六經中莫難窮者易莫難斷者春秋故予三十而學春秋以其壯而立志也四十而學易以長而多練事也余祖沂水君嘗訓子孫曰士之立身如素絲然慎不可使點污少有點污則不得爲完人矣屏山稱之以爲名言其作墓表也亦備載云

老子之書孔子嘗見之矣而未嘗論其是非孟子亦嘗



見之矣而未嘗言若莊子與孟子同時其名不容有  
不相知而亦未嘗有一言相及而孟子所排者楊墨  
儀秦莊子所論者孔顏曾史至于揚子始論老莊得  
失韓子則盛排之何哉夫老莊之書孔孟不言其偶  
然邪其有深意邪揚子排之其得聖人微意邪其與  
聖人異見邪文中子一世純儒其著述動作全法聖  
人雖未能造其域亦可謂賢而有志者遺書在世韓  
子亦不容不見之而未嘗比數于荀子之列其意以  
爲無足取邪其偶然邪至李翱則比諸世所傳太公  
家教以爲無辭而粗有理亦輕之矣司馬君實則論  
其失而取其長爲作補傳而程伊川則以爲其議論  
儘高有荀揚道不到處諸公皆名世大儒而異同如  
此皆學者所當深究也

司馬君實作文中子補傳怪隋書不爲文中子立傳而  
其子弟云凝爲御史嘗彈侯君集君集與長孫無忌  
善以此王氏不得用其脩隋史者乃陳叔達魏徵畏  
無忌故不爲立傳君子曰叔達固畏無忌徵豈以畏  
無忌故掩其師名邪以是爲疑余嘗思使徵輩誠文



皇清志卷一三  
中子門人其不爲立傳亦自有深意將非以旣擬其師以聖人欲列于傳恐小之欲援孔子世家之例而隋書無他世家且恐時人議故皆不紀以爲其師之名不待史而傳乎如此然未可知也

余讀書至湯誓湯誥及秦誓牧誓觀湯武伐桀紂之際諭衆誨師無不以天爲言如曰夏氏有罪予畏上帝爾尚輔予一人致天之罰天道福善禍淫降災於夏肆台小子將天命明威不敢赦上天孚佑下民罪人黜伏俾予一人輯寧爾邦家今商王受弗敬上天降

災下民皇天震怒命我文考肅將天威商罪貫盈天命誅之予弗順天厥罪惟鈞惟天惠民惟辟奉天天其以予乂民戎商必克今商王受自絕于天結怨于民爾其孜孜奉予一人恭行天罰今予發惟恭行天之罰大抵以桀紂爲惡逆天天絕之我則誅惡救民爲順天且若陰受上天之命而行者嗟乎聖人之心則天心也天之心則聖人心也天之所絕聖人則絕之天之所與聖人則與之初無一毫異有以見聖人以天自處也非徒以天自處其理誠一也故當是時



爲聖人者權其輕重計其公私而不暇顧其君臣之分彼桀紂所行誠順天邪吾則事之誠逆天邪吾則去之其事其去皆與天合旣去彼而求其爲天下主者捨己其誰哉故踐位而代之不辭而天下翕然亦無異議要之所行者天也又豈有歉然于心邪其曰惟有慙德予恐來世以爲口實者懼後之人臣不知天理妄干天位者援以爲例耳亦懼淺學之士求其名而遺其實者耳豈真有慙德邪然則後之君子猶以臣伐君爲疑者陋矣彼湯武之心求知于天而不

求知于人者可見矣或者曰然則莽操之取漢司馬氏之取魏若以天爲言亦可乎曰不然彼漢魏之政如桀紂乎莽操司馬氏之法如湯武乎有湯武之聖遇桀紂之惡然後可以言受天命否則徒爲篡逆而已

吾道盛衰自有時吾嘗攷之如循環相乘除也周衰諸侯不禮士至戰國則魏文侯燕昭王輩擁篲築臺師事焉繼以始皇坑儒之禍漢末藩侯不禮士而光武則安車蒲輪徵聘焉繼有桓靈黨錮之事唐朝士大



夫往往為將相有勢位後有白馬之灾宋興內外上下皆儒者顯榮至宣政極矣至于金國士氣遂不振而今日困頓摧頽亦何足怪但我輩適當此運者為不幸耳雖然窮達一也又何歎也

賢人君子得志可以養天下如不得志天下當共養之分人以財有時而盡分人以善百世不磨

凡將迎交接之際禮貌語言過則為諂為曲不及則為亢為疎所以貴乎得中也如或失中與其諂也寧亢與其曲也寧疎

張平章萬公

中州集云字良輔東阿人正隆二年進士父彌學按元好問張碑云考諱彌學初應御試擢本經第一後罷經義科以詞賦取士復預薦書座右銘有云

欲求子孫先當積孝欲求聰明先當積學此至言也為善而遇災屯困窘者命也非分也為惡而遇災屯困窘者分也非命也為善而得富貴亨達者命也非分也命分之理惟識者為能辨之

夫慾心不死道心不生若欲安時任命著書立言發前人所未見成後世之大名惟忘富貴利達外物可也



寧使敬而疎毋使狎而親人敬而疎不失爲端士人狎而親恐流而爲小人獨不見冰雪與脂韋乎其所喻何如

厚于道味者必薄于世味厚于世味者必薄于道味士君子苟不爲世味所誘何名之不成何節之不立哉士大夫多爲富貴壞了名節吾嘗爲柳子厚元微之之徒惜也拚却死亡貧賤便做出好公事來不然終不能有所立

富貴爵祿世人所共嗜故忘身屈節而徇之惟君子視之爲外物得失付之自然苟與世人同安得爲君子求合于聖賢必不合于世俗必欲與世俗合則于聖賢之道遠矣同于古必不同于今苟欲富貴與道義兼寧有是理是則忤己之所趨向嗜好又何慍乎貧賤哉以此自思便安

士君子得志可以濟天下不得志不能活一身故子思居衛緼袍無裏榮公七十帶索無依近世陳無己妻子常寄婦翁家誠不肖非義而取也

馬援書誡兄子使之效龍伯高無效杜季良所爲則善



歸潛志卷第十三  
矣雖然杜季良仇人訟書引援誠爲証竟免官而梁  
松竇固因之被難梁松由是恨援死後構陷至妻子  
不敢歸葬若是則初時戒子姪好議論人長短而不  
知先以此陷于禍也悲夫

保養乎身勿以壽天委之天勤儉乎家勿以有無付之  
命強勉乎政勿以否泰歸之時忠愛乎君勿以昏明  
託諸上此所謂先盡人事後言天道先盡其在己者  
在人者初不計也定心之法莫善于此

凡事寧失之緩無失之急寧失之不及無失之過急者  
古人以爲病前輩有云優柔和緩又云天下事孰不  
因忙後錯了曷嘗令君緩不及事宜深思之

歸潛志卷第十三



附錄

游龍山記

麻革

余生中條王官五老之下長侍先人西觀太華迤邐東游洛因避地家焉如女兒烏權白馬諸峰固已厭登飽經窮極幽深矣革代以來自雁門踰代嶺之北風壤陡異多山而阻色往往如死灰凡草木亦無粹容嘗切慨歎南北之分何限此一嶺地脈遽斷絕不相屬如是邪越既畱滯居延吾友渾源劉京叔嘗以詩來盛稱其鄉泉石林麓之勝渾源實居代北余始

而疑之雖然吾友著書立言斬信于天下後世者必非誇言之也獨恨未嘗一游焉今年夏因赴武川歸道渾水脩謁于玉峰先生魏公公野服蕭然見余于前軒語未周浹驟及是邦諸山若南山若柏山業已游矣惟龍山爲絕勝姑缺茲以須諸文士同之子幸來殊可喜乃選日爲具拉諸賓友騎自治城西南行十餘里抵山下山無麓乍入谷未有奇浚溪曲折行數里草木漸秀潤山竦出嶄然露芒角水聲鏘然鳴兩峰開心始異之又盤山行十許里四山忽合若



拱而提提疑揖元  
文類同環而衛者嘉木奇卉被之葱蒨醲  
郁風自木杪起紛披震蕩山與木若相顧而墜者使  
人神駭目眩又行數里得泉之泓澄滃瀄者焉洑出  
石罅激而爲迅流者焉陰木蔭其顛幽草繚其趾賓  
欲休咸曰莫此地爲宜卽下馬披草踞石列坐諸生  
淪觴以進酒數行客有指其西大石曰此可識因命  
余余乃援筆書凡游者名氏及游之歲月而去又行  
十許里大抵一峰一盤一溪一曲山勢益奇峭樹木  
益多杉檜栝柏而無他凡木也溪花種種金閒玉錯

芬香入鼻幽遠可愛木蘿松蠶罽人衣袖又縈紆行  
數里得岡之高遽陟而上馬力殆不能勝行茂林下  
又五里兩嶺若岐中得浮屠氏之居曰大雲寺有僧  
數輩來迎延入館于寺之東軒林巒樹石榴比楮立  
皆在几席之下憩過午謁主僧英公相與步西嶺過  
文殊巖巖前長杉數本挺立有磴懸焉下瞰無底之  
壑危峰怪石巒岒巧鬪試一臨之毛骨森豎南望五  
臺諸峰若相聯絡無閒斷西北而望峰豁而川明村  
墟井邑隱約微茫如弈局然徜徉者久之寅緣入西



方丈觀故侯同知運使雷君詩石及京叔諸人畱題  
迴一作乃徑北嶺登萱艸坡蓋龍山絕頂也嶺勢峻  
絕無路可躋步艸而往深弱且滑甚攀條捫蘿疲極  
乃得登四望羣木皆翠杉蒼檜凌雲千尺與山無窮  
此龍山勝槩之大全也降乃復坐文殊巖下置酒小  
酌日既入輕煙浮雲與暝色會少焉月出寒陰微明  
散布石上松聲翛然自萬壑來客皆悚視寂聽覺境  
愈清思愈遠已而相與言曰世其有樂乎此者與酒  
醺談辯蠶起各主其家山為勝如郭主太華劉主茲

一有山字余主王官五老元文類節以上十四字更嘲迭難不少屈

玉峰坐上坐亦怡然一笑詩所謂善戲謔兮不為虐

兮者政如是也元文類無政如二字至二鼓乃歸臥東軒明旦

復來各有詩識于石迨午元文類無迨字飯主僧丈室已乃

循嶺而東徑甚微木甚茂密僅可通馬行又五里至

玉泉寺山勢漸頽隘頽字疑誤元文類同樹林漸稀闕顧非龍

山比寺西峰曰望景臺險甚主僧導客以登歷欽崆

坐盤石其傍諸峰羅列或偃或立或將仆墜或屬而

合或離而分賈奇獻異不一狀北望川口最寬肆金



城原野分畫條列歷歷可數桑乾一水紆繞如玦觀

覽曠達此玉泉勝處也從此歸路嶮不可騎皆步而

下重谿峻嶺愈出愈奇元文類云愈出愈有抵暮乃得平地宿

李氏山家臥念茲游之富與夫昔所經見而不能寐

若太華之雄尊五老之巧秀女儿之婉嚴嚴疑是麗元文類同

烏權白馬之端重茲山固無之至于奧密淵邃樹林

蒼蔚繁阜不一覽而得則茲山亦其可少哉其疑豈元文類

同人之情大抵得于此而遺于彼用于所見而不用

于所未見此通患也今中書令湛然公紀西域事稱

金山之秀李子微貽友書論和林之勝有過于中州

者元文類節今中書至中州者三十三字不知天壤之間六合之內復

有幾龍山也因觀山于是乎有得徒以文思淺狹且

游之亟無以盡發山水之祕異時當同二三友幅巾

藜杖于于而行遇佳處輒畱更以筆札自隨隨得隨

紀庶幾茲山之髣髴云己亥歲七夕後三日王官麻

革為之記同游者

續錄按劉祁神川遜士集二十二卷已失傳偶得遺文篇錄附于後

書證類本草後



余讀沈明遠寓簡稱范文正公微時慷慨語其友曰  
吾讀書學道要爲宰輔得時行道可以活天下之命  
時不我與則當讀黃帝書深究醫家奧旨是亦可以  
活人也未嘗不三復其言而大其有濟世志又讀蘇  
眉山題東臯子傳後云人之至樂莫若身無病而心  
無憂我則無是二者然人之有是者接於予前則予  
安得全其樂乎故所至常蓄善藥有求者則與之而  
尤喜釀酒以飲客或曰子無病而多蓄藥不飲而多  
釀酒勞己以爲人何哉予笑曰病者得藥吾爲之體

輕飲者得酒吾爲之酣適豈專以自爲也亦未嘗不  
三復其言而仁其用心嗟乎古之大人君子之量何  
其宏也蓋士之生世惟當以濟人利物爲事達則有  
達而濟人利物之事所謂執朝廷大政進賢退邪興  
利除害以澤天下是也窮則有窮而濟人利物之事  
所謂居閭里閒傳道授學急難救疾化一鄉一邑是  
也要爲有補於世有益於民者庶幾乎兼善之義顧  
豈以未得志也未得位也遽泛然忘斯世而棄斯民  
哉若夫醫者爲切身一大事且有及物之功語曰人



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又曰子之所慎齊戰疾康子饋藥子曰丘未達不敢嘗余嘗論之是術也在吾道中雖名爲方伎非聖人賢者所專精然捨而不學則於仁義忠孝有所缺蓋許世子止不先嘗藥春秋書以殺君故曰爲人子者不可不知醫懼其忽於親之疾也況乎此身受氣於天地受形於父母自幼及老將以率其本然之性充其固有之心如或遇時行道使萬物皆得其所措六合於太和中以畢其爲人之事而一旦有疾懵不知所療之伏枕呻吟付之庸

醫手而生死一聽焉亦未可以言智也故自神農黃帝雷公岐伯以來名卿才大夫往往究心於醫若漢之淳于意張仲景晉之葛洪殷浩齊之褚澄梁之陶宏景皆精焉唐陸贄斥忠州纂集方書而蘇沈二公良方至今傳世是則吾儕以從政講學餘隙而於此乎蒐研亦不爲無用也余自幼多病數與醫者語故於醫家書頗嘗涉獵在淮陽時嘗手節本草一帙辯藥性大綱以爲是書通天地閒玉石草木禽獸蟲魚萬物性味在儒者不可不知又飲食服餌禁忌尤不



可不察亦窮理之一事也後居大梁得閑閑趙公家  
素問善本其上有公標注黃緣一讀深有所得喪亂  
以來舊學蕪廢二書亦失去嘗謂他日安居講學論  
著外當畱意攝生今歲游平水會郡人張存惠魏卿  
介吾友弋君唐佐來言其家重刊證類本草已出及  
增入宋人寇宗奭衍義完焉新書求爲序引因爲書  
其後己酉中秋日雲中劉祁云

遊西山記

余髫髻閒嘗聞先大夫言龍山之勝甲鄉山時幼未  
能往其後在南方北望依依每以爲歎甲午歲還渾  
水明年秋八月釋菜於先聖越明日拉友人河陽喬  
松茂壽卿雲中劉偕德升暨弟郁同遊初出西城日  
方中望西山而行一二里涉水又前七八里至李谷  
谷在永安山下流波古木相交仰視之秋色如畫稍  
東山之腋見厓間一抹碧尤佳村民曰此麻匯也予  
與二三子杖而詣步漸高竝路水聲鏗鉤數股涉水  
行亂石閒里餘忽見青松綠楊蒼蔚中鑿厓而屋旣  
至有僧居因共坐西軒望平原諸峯橫立南顧永安



山崕巖獨雄尊斜日秋烟滉蕩百里追暮留詩而回  
夜宿李谷遲明上永安山初入谷路甚艱兩厓夾峙  
峭峻其石皆跨谷縈路詭怪若坐臥起立且時聞水  
聲盤折而上足慄目荒前二三里忽見一峯突兀孤  
高樹色青黃紅紫間錯曉日映之錦鮮東諸小峯側  
列相附又東一嶺獨嵐翠無日氣真帷帳間諸人喜  
快詠詩步益健又前數百步峯轉境又佳遂各坐大  
石且在青檜影中石有苔華涵漬繡文縷縷可愛因  
相與俯視川野倚樹浩歌又前數十步忽聞有聲如

風雨震山又如千人喧笑不已逼視之乃流泉一派  
自山下入絕壑穿林絡石雪練飛逐竚聽久前至烈  
風厓厓嶮特蓋兩峯最高蒼藤赭蔓蒙翳下有泉源  
諸人相謂曰此境絕不可不誌卽手泉研石各題詩  
又前數步路益險見西厓間復有泉出流大石上樹  
影交羃聲鏘鏘微風吹散珠琲四落余曰此石名琴  
泉又賦詩又前幾二三里樹木叢陰中殿閣屹然四  
五所蓋玉泉寺也路側皆暗泉行艸閒瀝瀝如人語  
言或者披艸掀石決其源方去旣入寺寺宇歲深且



經亂多摧毀廚堂鍾閣雨崩艸翳僧寮多壞址獨萬  
聖殿完麗可觀殿中金碧璀璨溢目又有石羅漢像  
數百擊之鏗然亦奇緻晚憩僧舍其舍蓋余兒時從  
大父避亂所居追維舊事爲之惻愴起尋玉泉泉在  
西南石厓下如井厓閒枝溜滴瀝絡莓苔上有古樹  
覆蔭頗陰肅因畱題殿壁紀予今昔遊諸人亦各詩  
其後南上祖堂堂絕高北望神州在掌上城邑如棋  
局東則岳神山如屏青松翠柏閒隱隱有樓觀南則  
羣山迤邐高下淺深異姿秋葉古林色明艷斜陽照

灼金紫滿山堂後有徑上山巔余縱步獨往徑狹而  
危捫蘿以前望峯端樹木明度其境必異銳進百餘  
步困憊又皆落木梗路遂迴然終以爲恨北過法堂  
觀維摩像堂亦傾漏不完天曛入僧舍旣夜月出清  
寒逼人予與諸人散步檐外見峯巒翠嶺樹木陰森  
禽聲啾晰相應蒼仰視星斗磊落與人近皦然天地  
如在玉壺中又相與嘯咏約二更方就寢詰旦出戶  
見白雲數縷出東山延布南嶺上狀如飛龍蜿蜒山  
中露氣蕭爽回念塵域恍如夢閒利火名膏銷鑠淨



盡復往祖堂川原浮靄蒼茫城中青烟萬道俄而瀕  
洞瀾漫莫能辨須臾日出東嶺紅霞青雲屬聯滿山  
艸木光炯炯叢石峭壁呈奇獻異欲動搖如生乃率  
二三子登北臺臺竝絕頂支一峯緣厓百餘步方至  
回觀大山峭拔則蠟然艸樹紅碧點綴斑駁西顧諸  
峯如綵樓相蔽虧陽光陰氣晦明不一北望平原百  
里際北嶺外雲中城闕浮屠如錐金成渾源二郡及  
諸村落若盤盂羅列田疇若龜甲開張淵波數處若  
缺鏡裂素散擲微雲薄霧乍起乍伏若鮮衣輕袂婆

娑又相與賦詩賞歎粥餘別寺僧游龍山路自西南  
往穿枯木翠蔓閒里餘過山脊恍然異境也俯視重  
峯複嶺秋物爛斑且目極皆山無平地厓左折徑稍  
夷厓上多大石或人立或獸呀或禽翔或鬼攫森竦  
可畏前至大林林皆青黃紅紫相閒櫛密時時逢怪  
石睨路狀詭異山風颭至葉落如雨觸石覆面濛濛  
飛嵐走翠隱映林影中旋變滅又三四里林窮有平  
岡數畝可田下有泉北流又入林益西三四里大木  
翳空蔽日樹底有暗泉蒙榛敗葉縈漬微有聲厓轉



而南忽見龍山寺乾機坤祕駢露疊開四面諸峯如  
踴躍相跂大殿在山腹丹碧湮摧雲堂影室在殿西  
簷墉亦圯然其規制宏且遠依然南俯深澗澗外皆  
山相聯下有大林杳窅望莫際遂緣石磴上方丈大  
室三楹極整鮮西有一徑入樹陰中百餘步至文殊  
殿殿在孤峯上號捨身厓神像精緻妙絕遠望千巖  
萬壑絡繹參差樹葉日光爛然五色雖巧筆妙手不  
能圖且繡蓋其雄麗冠龍山闌外石如掌平其首鸞  
下窺黝黥無底南則清涼山五臺歷歷且遙見代郡

川西則鄴陽馬邑諸城皆微茫可數諸人歎息久之  
稍北往西方丈室在峭巖下懸柱而脩傍視訝且恐  
室中讀雷少中詩石刻蓋予從大父涖州君所書又  
有予從父懷遠君詩在壁其南境物不減文殊殿斯  
須過鍾樓出方丈後上萱艸坡寺僧云每當秋夏交  
萬花被坡錦繡堆花多金蓮如燈照山谷又萱艸無  
數故以云又號百花岡惜余來暮不得見緣坡艸滑  
步旋顛既上立大木閒東望峯巒奇秀又南數步至  
山顛曠蕩開廓千里目中秋容蒼然羣山齒立蓋天



下絕境也下瞰西方丈在厓中又有大石突空出德  
升獨踞而歌余慄不能往忽聞有聲如雷震在文殊  
殿西遊氛歛起疑霹靂出礮底諸人駭焉後問之寺  
僧乃大木落也礮礮移時片雲突涌垂空恐雨作乃  
下飯餘往西巖巖在西方丈西數峯如斬截巋嶷磊  
砢相倚仰觀凜凜禿人神下有屋三楹幽潔前有大  
石石上有大樹陰翳翳其境物大概如西方丈前忽  
見浮陰四合微雨落又飛雲洶湧上走騰騰然諸人  
皆在雲氣中只尺相失未幾夕日出光景鮮明餘雲

變化半隱晦暮歸方丈見白雲縹緲如帷幔數十幅  
自文殊殿東南來奔馬莫能追其閒樹彩厓姿披露  
閃爍怪麗甚山風擺蕩林木駭人若天地轟磕開震  
矣夜宿方丈東軒未寢開門月在空陰氛已開巖巒  
樹木殿閣相映頗悻竦予行吟軒外幾夜半方眠自  
覺襟懷蕭灑意氣雄壯如神仙中人也曉陰復合予  
獨曳杖復往文殊殿雲光霧色衝突勃鬱如元氣中  
西望川原莽蒼不可見西巖西方丈皆爲烟雨晦藏  
秋風怒號疑鬼神交戰青林紅葉隱映乍有無余歎



皇清志卷十三  
日生年三十局促城市閒不意今朝見天地偉觀以  
寒甚不能久留乘雲氣而迴迨雨止復與諸人往西  
巖西方丈題詩且談笑良久時日已中別寺僧而歸  
復過雲堂見梁秀巖瑀詩字畫亦美遂由舊路東北  
往林閒殘雨滴衣嵐氣烟霏交走橫鶩皆眷戀不忍  
去因共作龍山詩又恐雨復作仍遲疑忽見平川晴  
色爛然行至水窟路益北一二里出林回望龍山脊  
巍峻與天角又數十步忽見高厓峭壁扶裂分張日  
光中映如潑黛如接藍厓閒有水光炯然如劍出匣

射日四山樹葉炫人余與二三子健躍歎賞又作詩  
以紀之自此無深林大木行黃花紅葉中又二三里  
行甚苦扳援方能進忽見孤峯嵌天峯上礪攢擁牙  
角口鼻軒軒下一峯腋出如劍諸人不覺失聲稱奇  
又作詩紀之回顧諸峯千態萬狀不可殫紀路益下  
三四里至神谷谷中有泉出石罅浪然其流散漫出  
山外厓東有神祠祠邊有樹余與二三子憩祠下題  
詩天已暮月上隨水聲行又里餘方出谷又涉水乘  
月往威謀宿野寺中明且別壽卿予三人者歸渾水



烏乎余生山水閒故有樂山水心然南游二十年所  
居皆通都大邑無山林嘗迫狹不自得今因北歸得  
游歷故山可勝快哉況干戈未已棲隱爲上行當結  
屋山中覽天地變化之機而又讀書足以自娛著書  
足以自奮浩歌足以自適默坐足以自觀逍遙澗谷  
傲睨雲林與造化爲徒與煙霞爲友雖飯蔬飲水無  
愠於中振迹寬心可以出一世之外又何必高車大  
蓋騶騎滿前方爲大丈夫哉因記

遊林慮西山記

癸卯之冬十月祁自蘇門徙居相臺明年秋八月王  
峯魏公自燕趙適東平遂登太山拜闕里將北歸過  
相臺會公謂祁曰吾聞太行之秀曰黃華曰猗谷爾  
其從我一遊乎祁曰諾初出安陽郭西四十里渡洹  
水俗號安陽河夕宿輔巖邑館翌日同邑中士人尊  
酒坐池上池有數泉鬻沸如玻璃盆湧出萬珠柳陰  
映翳頗蕭灑南謁宋韓諫議墳魏公琦父也墳皆老  
柏參天碑有樓文則富鄭公弼撰王岐公珪書皆完  
具旁有浮屠號孝親院石刻魏公所建院規製宏敞



皇清志卷一三  
柱皆文石佛像如新茶坐西寮徜徉竟日遲明西上  
路皆坡陁岡阜間以樹林行幾四十里過馬店望林  
慮諸山若蟻尖若黃華若天平若硤谷齒立玉峯馬  
上笑談喜見顏色前涉橫水水舊有石橋甚巧麗今  
圯壤紛然晡至林慮山橫峙天西如城壁相銜爭雄  
角銳潑黛凝青而高下險夷不一玉峯曰昔人稱林  
慮名山信哉暮會邑中士大夫皆曰游當自黃華始  
且北而南可也明日遂出北城邑人張君佩玉偕往  
西北約二十里入榭林林行一二里入谷兩厓夾徑

徑竝東厓大石鱗差馬足行甚艱下皆絕壑瀕洞樹  
木蒼鬱水聲潺潺使人耳目翛然前觀山勢峭拔奇  
偉不覺失聲歎異又一里餘厓豁地平叢竹如雲竹  
中堂殿茅亭數處乃黃華古禪刹也今爲老氏居道  
士數輩來迎解鞍坐覽樂甚殿之石柱刻宋人題名  
及張相天覺賦高歡避暑宮詩詩云南北紛紛似弈  
碁高王霸業起偏裨情知騎虎非安計豈是青山避  
暑來音黎因憶王翰林子端遊黃華詩蓋此寺廢已久  
王詩云王母祠東古佛堂人傳棟宇自隋唐年深寺



廢無人往滿谷西風栗葉黃飯餘屏騎乘杖屨以西  
涉小溪行約一二里山益奇巔峯嶄岫回互揜映千  
萬狀不可紀山端有小峯抉出如立指號仙人峯遇  
佳處輒坐樹下石聽流泉玉漱鳥語磨人回視向來  
塵土中便如隔世又前數武地平可耕厓腋有艸庵  
且闌籬種菜芋亦道士舍西上路浸高又二里餘陟  
峻阪號公主關有厓號梳洗樓意其爲前代帝子游  
衍跡漢武帝女弟封隆慮公主豈此邪坂皆巨石若  
爲堡砦摧裂無蹊徑捫蘿以登又里餘路窮大巖合

若環屏幃稍南孤峯削成拔地劃出號挂鏡臺臺西  
樹林閒望山脊玉虹蜿蜒下垂搖曳有聲迫視之懸  
泉也相與暗吒因列坐臺趾方石縱觀蓋泉自石門  
而下初勢甚微已而散布半空特詭異其始來也如  
飄風扇雪瀰漫一天少焉如驟雨落雲淋漓萬壑或  
如飛練千尺騰擲不收又如珠簾百幅聯翩下墜乍  
散乍聚乍緩乍急乍去乍來乍鉅乍細霏微滴瀝濺  
面灑肌浩蕩鏗錡驚心動魄可以起壯志可以醒醉  
魂可以洗塵紛可以平宿憤亦天下偉觀也下瀦爲



皇清志卷一三  
潭澄泓湛碧冰瑩鏡明向之水聲皆其流派迫出山而湫不知其所往此又異也步至巖東北有大龕如列屋可坐數十人尋繹昔年題名在龕壁玉峯健歎以爲東游未嘗見此移時緬懷趙武靈王登黃華之上與肥義謀胡服騎射教百姓以強其國亦一時雄傑張君曰泉之上有路坦平直抵天平望絕壁有石竅曰青龍洞尾蓋門在太平也其中閭黝多水東北有高歡避暑宮殿址尙存且有碑以路絕不能到又曰高歡葬此山石巖中鐵索紉其棺嘗有人見之祁

舊讀司馬氏通鑑云高歡薨虛葬漳水西潛鑿成安鼓山爲穴約其柩而塞之蓋距此不遠與所傳小異張又言此山佳處甚多惜不能徧歷日斜由舊路而東石壁而堂石像浮屠精緻行三四里路忽分張云由南而往殊勝厓轉三潭灑出大石間相通號疊研皆流泉所瀦細流布石上縈紆明澈潭水 黝碧云有蛟龍居共坐潭側嘯咏仰山俯泉極快愜南有古祠破裂號王母祠祠壁石刻云仙人王津葬母於此號仙人冢土人祠以祈福祠前大木九今餘一焉



趙蒙閻光弼來遊趙鎮侍行蓋宋宣和閒人也字畫亦不凡東有龍祠頗整完中石刻紀異南則地復曠闕行荒榛蔓艸中里餘復抵寺舍會日已暮騎出山顧念勝游如在天上歸而清不寐明發邑中士大夫讌集作一日畱會姚公茂諸君南來相約同遊猗谷日昃出南城三十里入榭林林比黃華頗大林行四五里入山路比黃華頗夷谷亦曠樹木繁鉅水聲比黃華差小渡溪至寶巖寺寺在竹間舊有名刹冠一方遭亂惟一浮圖在大殿經閣址宛然新構功未畢

其南厓號五松亭亭亡止餘一松王子端記之碑陰刻劉治中濤詩濤亦聞人東北石屋號戒猴洞洞中浮屠石像及諸佛經刻在石起高齊峯端有檐夔隱隱號金門寺云有僧居路險林深游者罕到會坐西軒軒外竹成林流泉琅琅踰軒入竹如簷溜聲不絕東南山缺瞰川原雖峭密不及黃華而宏遠有過之者寺有浴室放泉以燒旦入浴神體爽繼飯餘讀張天覺聖燈圖記及邊德舉寺碑文頃之復杖屨西上厓北轉有大石方丈餘雪瑩掌平枕溪號石席上刻



杜相公美所作銘銘云溪石齒齒溪水潺潺鳴玉跳  
珠水流石閒涓涓溪月泠泠溪風風吟松梢月湛杯  
中欲醉而歌既醉而臥悠悠千古浮雲之過克相人  
辭清婉字畫亦適逸可愛卽共坐賦詩起而前山特  
變化出奇林益深密時時佇立從容霜已降樹林有  
改色者於青翠中間見紅葉如春華又清泉白石舉  
步如圖畫天風卒至樹聲與泉聲雜如笙竽環珮交  
鳴又若琴瑟未終鐘鼓迭起日光下遠林陰蘿影玲  
瓏斑駁龍蛇篆隸交余數人者坐其閒談道論文自

謂雖此世搶攘亦片日如仙耳又三四里路窮巖合  
勢如黃華山巖巔飛瀑下流亦如黃華水山疑樓閣  
刻畫削蠟裁金水則絡繹縈縣千絲萬絡乃共坐泉  
閒容與天晴月明映玩逾佳珠網玉旒搖動半天外  
晶熒閃爍姿態橫生濺雪跳冰潭面蜂起又相與賦  
詩道其事巖下多大石細流穿石罅作金鐵聲舊有  
亭號知勝王子端作記今無餘跡歸途題大石龕晚  
出山與公茂諸君別第以不到天平爲恨還宿林慮  
雨畱三日九月朔霽還相臺越重九之明日東北行



四十里宿鄴鎮鎮古鄴地有曹魏所建銅雀金虎冰井三臺故基暮登臺置酒西望太行所謂黃華硤谷皆隱約可辨漳水西來如劍如練絡北臺而東蓋河朔勝處也且其地南控大河西連上黨東扼齊魏北負燕趙實天下襟喉此自古英雄如曹袁慕容高氏所以多據依又見故城隱隣冢纍纍相望傷時弔古良用慨然徙倚至曛宿南臺道士舍曉渡漳水別玉峯南歸後月餘玉峯詩來曰爾當爲予記之乃援筆識其始末邴居代北鄉中名山已歷遊嘗謂太行魁

天下山富奇麗志欲一覽然非偕鉅公偉人不足稱山之雄玉峯邴姑之夫也高名大節一世所推乃今邂逅得從之遊誠遂所願方將階此過蘇門扣百巖訪盤谷登天壇西遊河汾觀砥柱上中條覽太華入秦中以迄天下形勝已與公有成約會當治行嗟乎世之人皆驅馳智力以金帛車騎相夸豪而吾儕獨玩心泉石放浪於寂寞之境要之各有樂未可以爲彼是此非至於後世又不知其孰得失況古之聖賢莫不樂山樂水若夫究地里考土風辨古今識草木



皆不可謂亡益於學姑從所好以畢餘生或有笑其迂僻者亦不得而辭也乙卯春正月之望謹記

北使記

興定四年七月詔遣禮部侍郎吾古孫仲端使於北朝翰林待制安庭珍副之至五年十月復命吾古孫謂予曰僕身使萬里亘天之西其所游歷甚異喜事者不可不知也公其記之自四年冬十二月初出北界行西北向地浸高茲夏國前七八千里山之東水盡東山之西水亦西地浸下又前四五百里地甚燠

歷城百餘皆非漢名訪其人云有磨里奚磨可里紇里迄斯乃蠻航里瑰古途馬合魯諸番族居焉又幾萬里至回紇國之益離城卽回紇王所都時已四月上旬矣大契丹大石者在回紇中昔大石林麻遼族也太祖愛其俊辯賜之妻而陰蓄異志因從西征挈其孥亡入山後鳩集羣紮徑西北逐水草居行數載抵陰山雪石不得前乃屏車以駝負輜重入回鶻攘其地而國焉日益彊僭號德宗立三十餘年死其子襲號仁宗死其女弟甘氏攝政姦殺其夫國亂誅仁



宗者次子立以用非其人政荒爲回紇所滅今其國人無幾衣服悉回紇也其回紇國地廣袤際西不見疆畛四五月百艸枯如冬其山暑伏有蓄雪日出而燠日入而寒至六月衾猶懸夏不雨迨秋而雨百艸始萌及冬川野如春卉木再華其人種類甚衆其須髯拳如毛而緇黃淺深不一面惟見眼鼻其嗜好亦異有沒速魯蠻回紇者性殘忍肉交手殺而噉雖齋亦酒脯自若有遺里諸回紇者頗柔懦不喜殺遇齋則不肉食有印都回紇者色黑而性愿其餘不可殫

記其國王闡侍選印都中之黔而陋者火漫其面焉其國人皆邑居無村落覆土而屋梁柱簷楹皆雕木窓牖餅器皆白琉璃金銀珠玉布帛絲枲極廣弓矢車服甲仗器皿甚異鬚鬣爲橋舟如梭然唯桑五穀頗類中國種樹亦人力其鹽產於山釀蒲萄爲酒瓜有重六十觔者海棠色殊佳有葱蒜美而香其獸則馳而孤峯牛有脊羊而大尾又有獅象孔雀水牛野驢有蛇四跖有惡蟲狀如蜘蛛中人必號而死自餘禽獸艸木魚蟲千態萬狀俱非中國所有山曰塔



皇清通志卷之二十三  
必斯罕者方五六十里葱翠如屏檜木成林山足而  
泉其俗衣縞素衽無左右腰必帶其衣衾茵幙悉羊  
毳也其毳殖於地其食則胡餅湯餅而魚肉焉其婦  
人衣白面亦衣止外其目閒有髯者竝業歌舞音樂  
其織紉裁縫皆男子爲之亦有倡優百戲其書契約  
束竝回紇字筆葦其管言語不與中國通人死不焚  
葬無棺槨比斂必西其首其僧皆髮寺無繪塑經語  
亦不通惟和沙洲寺像如中國誦漢字佛書予曰嘻  
異哉公之行也昔張騫蘇武銜漢命使絕域皆歷年

始歸其艱難困苦僅以身免而公以蒼生之命挺身  
入不測之敵萬里沙漠嘻笑而還氣宇恢然殊不見  
衰悴憂憾之態蓋其忠義之氣素貯乎胸中故踐夷  
貊閒若不出閨闈然身名偕完森動當世凜乎真烈  
丈夫哉視彼二子亦無愧故予樂爲之書以備他日  
史官采云

右記二首見陶九成遊志續編

古意

秋江有芙蓉顏色好鮮潔褰裳欲采折水深不可涉



巖風下飛霜芳豔空凋歇悵望一長歎臨川無桂楫

送雷伯威

朔風起天末落木鳴空山冰霜正凝沍遊子百里還  
出郭送將別徘徊上高原如何睽離情對此芳歲闌  
壯士志四方不須涕沈瀾人生非山海會面亦不難  
願子崇明德餘功振文翰長因東南鴻惠我金玉言  
右詩二首見元音

逸事

事言補一則

楊宏道叔能

平生交遊贈予詩者多矣惟劉京叔二篇嘗吟詠之  
憶昔逢君北渚秋藕花香裏醉輕舟三年一別空回  
首千里相思更倚樓明月不隨春物老碧山長帶暮  
雲愁天平松竹黃華水早晚柴車得共遊思君一日  
如三載兩寄詩來慰我心塵土愈知人世隱風烟遙  
見海門深貧來笑我嘗癡坐亂後憐君更苦吟歷下  
亭前春水闊扁舟何日重相尋

歸潛志卷第十三



歸潛志卷第十四

歸潛堂記

劉子朔方人生于雲中之渾源山水之閒髫亂從父祖  
仕宦大河之南初知誦讀偶屬爲童子學少長習時文  
爲科舉計然亦時時閱古今詞章竊讀史書覽古今成  
敗治亂慨然有功名心未冠計偕試開封禮部中之及  
庭而絀于是始大發憤以著述自力頗爲先達諸公所  
知又結交當世豪傑未有不與以文字往還者舊有田  
淮水之陽春夏在陳視耕穫秋冬必入汴避亂且從諸



公講學已而先大夫下世遂經紀家事然讀書爲文亦未嘗少休閒四方交遊來把酒論文談笑連日夕或畱之旬月不令去時雖少年未遂其進取心而會友著書亦自樂無歉豈知一旦時移事變流離兵革中生資蕩然僮僕散盡從行惟骨肉數口舊書一囊由銅壺過燕山入武川幾一載始得還鄉里鄉帥高侯爲築室以居所居蓋其故宅之址四面皆見山若南山西巖吾祖舊游東爲柏山代北名刹西則玉泉龍山山西勝處故朝嵐夕靄千萬狀其雲烟吞吐變化窗戶閒門外流水數

支每靜夜微風有聲琅琅使人神清不寐劉子每居室中焚香一炷置筆硯楮墨几上書數卷偃息嘯歌起望

山光尋味道腴

一云臥味道腴

爲終日樂雖弊衣惡食不知也

閒嘗自念幸生而爲儒忝學聖人之道其平昔所志脩身治國平天下窮理盡性至于命進則以斯道濟當時退則以斯道覺後世今當壯歲遭此大變更賴先人之靈得返鄉里幸而有居以自容將默卷靜學以休息其心力況世路方艱未可爲進取謀因榜其堂曰歸潛且以張橫渠東西二銘書諸壁客有過而詰之曰今吾子生



當亂世政英雄奮發之秋大而可以分疆據土奉王命  
爲諸侯下而可以附雄藩巨鎮馳騁才謀取富貴或如  
終童請長纓入越羈其王獻北闕下以功名著不然當  
效蘇季子司馬長卿以文詞談說干人主六甲駟馬耀  
鄉俗吾子奚獨韜光晦跡甘爲弃物于一時使平日所  
學眇不見鋒燄亦鄙陋之甚也劉子曰嘻若亦不聞君  
子之道乎蓋君子之道以時卷舒得其時而不進爲固  
失其時而強進爲狂且先顧其內之所有何如亦不在  
夫外也吾平生苦學豈將徒老焉顧自鬻自求賢者所

恥加之新羅蹇難始欲自脩且將掃除吾先祖邱墓果  
其後日爲時所用亦安肯不致吾君澤吾民如或不然  
雖終身潛可也易曰龍德而隱遁世无悶傳曰君子若  
鳳治則見亂則隱吾雖非聖賢亦安敢不學乎若非知  
吾之志者也客旣去遂書于堂以記之且歌曰南山漠  
漠兮渾水洋洋桂椒葱蔚兮松柏青蒼清泉涌其下兮  
白石皦以如霜兕豹踰伏兮鸞鳳翮其來翔世溷濁而  
不照兮蹇羝騁夫先路荆榛翳以蒙達兮野縱橫其豺  
虎矧余志之負迂兮了罕罕而疇伍歸歟歸歟其潛于



南山之下又歌曰潛于農摯之侶兮潛于漁望之徒兮  
顧惟不肖豈敢與俱兮惟茲一堂有琴有書兮學其所  
不知求進于聖途兮潛乎潛乎亦可以爲娛兮嘻

歸潛堂銘

并序

寂通居士陳時可秀玉

潛之爲言隱也古之所謂隱君子者無江海而閒不山  
林而幽蓋藏器待時樂天知命不潛而潛者也吾京叔  
之文之行有不可掩者而以歸潛名所居堂第恐欲潛  
而不得耳且吾聞之易曰君子之道或出或處或默或  
語應處而出非道應出而處亦非道語默何異哉夫魚

不厭深矣龍德則不然升潛以其時孔子聖之時者也  
乃所願則學孔子子謂顏淵曰用之則行舍之則藏其  
論逸民則曰我則異于是無可無不可良止也聖人象  
是卦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  
莊周陽擠陰助者也至其舉養生之道亦引仲尼曰無  
入而藏無出而陽柴立其中央豈有吾聖門弟子反專  
於潛之一字者邪京叔以書求銘老夫告京叔能勿忘  
乎謹爲銘曰

仲尼駐車蟻邱漿宜僚陸沈于其旁夫妻臣妾登屋梁



季路往視渠以亡但見虛室依頽墻古人潛德不欲彰  
那用此字書其堂況君年甫三十強撐腸拄腹經傳香  
文氣渾爾詩筆昌戶外屨滿名飛揚吾恐自此饒薦章  
遠來乞銘何可當拈出聖語語頗長用之則行舍則藏  
無入而藏出而陽得時忌作天際翔勿以深眇賢庚桑  
歸歟歸歟且和光銘哉銘哉幸無忘

詩

定庵老人吳章德明

城上棲烏尾畢逋歸來小隱與時俱高山流水誰同聽

明月清風德不孤富貴于人真暫熟文章照世足爲娛  
廟堂一旦求遺逸只恐終南是仕塗

定齋居士李獻卿欽止

落落奇男子生有四方志萬言長策六鈞弓三尺太阿  
秋水似不喜雕蟲技不作兒女悲長安市上曾縱酒奴  
命五陵年少兒龍荒萬里期一掃踏碎輪臺積西島便  
調金鼎佐無爲鳳池坐數汾陽考世無禮樂二百年追  
蹤直擬三代前嘉生叶氣越唐舜坐令米斗三四錢誰  
知天地遽翻覆滄海橫流陷平陸又如烈火焚昆山孰



辨頑石與真玉平生事業安用爲攜家徑走南山陲布  
衣糲食混漁釣妻孥麤足常熙熙數椽茅屋門橫水盡  
著光陰文字裏有時俯仰塵土閒擾擾干戈如鬪蟻我  
有一言君試聽乾坤萬古真郵亭但教定宇天光發區  
區世閒富貴何異螺贏與螟蛉一云區區世閒富與  
貴多與字作二句讀

河東白華文舉集句

天其未厭卯金刀池上于今有鳳毛有才不肖學干謁  
便入林泉真自豪衣如飛鷄馬如狗野飯盈盤厭葱韭  
仰天大笑出門去桃李春風一盃酒列卿太史尚書郎

五更待漏靴滿霜何如一身無四壁醉踏殘花屐齒香  
人物尤難到今世浮雲柳絮無根蒂不須辛苦上龍門  
秋水寒沙魚得計

西崗呂大鵬鵬舉中州集云密縣人自  
言宋名相申公之裔

擾擾人閒世熒熒風燭光誰能逃厄數況復入吾鄉嵐  
秀充朝餒冰絃響夜堂堂中幽獨否昆季足徜徉

太原元好問裕之按此詩遺  
山集不錄

南山老桂幾枝分翰墨風流屬兩君共說人閒好欲向  
爭教茅屋著機雲備嘗險阻聊乘化力戰紛華又策勳



却恐聲光埋不得皇天久矣付斯文

王官麻革信之

逃漁魚深處漁一作淵避弋鴻冥飛古來賢達士亦復詠采

薇詠一作歌南山先廬在兵塵悵睽違山空無人居惟見草

木肥翩然千年鶴一朝復來歸新築臨渾水行徑窈以

微清流鳴前除白雲入晨扉迴頭陵谷遷河汾諸老詩集作迴顧陵

遷谷萬事倏已非著書入理奧得句窮天機前路政自迫

此道儻可幾殷勤抱中璧黽勉畱餘暉第恐遁世志還

負習隱譏永懷泉石上一作泉上石一觴與君揮惜無凌風

翰遐舉非所希

塵土悠悠浣客襜一堂千古入幽潛喧無車馬雲迎戶

靜有琴書月挂簷渾水清冷通竹過南山蒼翠與天兼

遙知吟嘯同雲弟剩有新詩灑壁縑

仰山性英粹中

二陸歸來樂有真一堂栖隱靜無塵詩書足以教稚子

雞黍猶能勞故人瑟瑟松風三徑晚濛濛細雨滿城春

因君益覺行蹤拙又為浮名繫此身

東城李微子微



滄海成田後攜家返故鄉披榛尋舊址借力構新堂山  
給窗扉翠泉供枕簟涼故田依渾水別業勝淮陽侍御  
遺風在南山慶派長芝蘭宜竝秀鴻鴈自成行經史胸  
中業龍蛇筆下章行當依日月寧久事畊桑尚父終辭  
渭阿衡定佐商飛潛無定跡易道箇中藏

析津李惟寅舜臣

浩浩干戈裏憐君遂隱居雲蒸秋簟冷月落夜牕虛歲  
月盃中物生涯几上書潛中有真趣吾亦愛吾廬  
地僻心偏遠人間物自幽功名真敝屣軒冕等浮漚野

鳥從喧寂山雲自去留一盃濁酒外萬事付休休

蒲城薛元微之

甯構茅堂養道真滿前俗事罷紛紜磻溪夜釣波心月  
汾曲春耕隴上雲長笑熊羆勞應夢甯教猿鶴怨移文  
斬新傳得安心法萬壑松風枕上聞

奔走紅塵二十年歸來參破淨名禪忙開鞠逕成嘉遁  
靜閉柴門草太元千嶂雲嵐真輞谷一川風月小壺天  
早時若用商巖雨應徧齊州九點烟

故山泉石穩棲遲緯國才名恐四馳節信情高方著論



淵明心遠更能詩素琴黃卷真餘樂明月清風無老時  
只恐葛龍潛不定一聲雷雨躍天池

金城蘭光庭仲文

幾年蹤跡寄兵塵且喜歸來見在身滿眼雲山猶可隱  
一庭松菊未全貧定慚巧宦盧藏用却愛成名鄭子真  
祇恐池中非久處竚看雷雨起天津

漁陽趙著光祖

萬里烟埃氣尚炎秋風攜手賦歸潛當時北望長勞夢  
今日南山副具瞻鴻雁不飛閒月鶴無語靜依簷

遙思二 猶如此自愧區區未屬厭

河東張緯緯文

結廬高隱謝塵埃浩氣元從道學來北闕雲烟無夢到  
南山草木覺春回四時風月供吟筆萬古乾坤入酒盃  
却恐漢庭須羽翼鶴書未許老巖隈

太原高鳴雄飛

按遺山集有送高雄飛序  
郝陵川集有答高雄飛書

高情謝氛埃歸隱南山隈頽然一茅屋蕭灑無纖埃勝  
槩紛滿前懷抱長好開舒嘯野雲亂浩歌空翠來瑤花  
晚夕靜相對揮清盃太虛風露下幽興何悠哉回首區



中人擾擾良可哀

黃鵠入寥廓龍性何能馴英英劉處士天子不得臣臥  
老草堂月吟盡南山春野飯足藜藿幽蘭充佩紉一盃  
石上酒靜見天地真萬慮此都寂孰知名與身靈運臥  
巖幽子陵釣渚濱神超物不違異世等達人我無元豹  
姿亦欲事隱淪空歌紫芝曲早晚由東鄰

邢臺劉德淵道濟

南國堂堂二鳳雛年來歸隱舊茅廬四圍山水境何勝  
一室琴書樂有餘長嘯松林月明夜行吟菜圃雨晴初

荒蕪庭院人休誚天下終期一掃除

洛水劉肅才卿

屠龍破千金夢覺人已非二陸不可作故山歸采薇江  
湖鴻鴈樂原隰鶴鶴飛惆悵朱門客思歸不得歸

龍江張仲經

按遺山集有張仲經詩集  
序又行齋賦亦爲仲經作

羸驂短僕行夷猶西京才子云二劉荒山窮僻厭岑寂  
長裾徧謁東諸侯手中雖無丈八矛胸蟠河圖與天球  
有時吐出作靈瑞坐令宇縣還殷周憶昨長鯨吞古汴  
千里還家異鄉縣築堂故址號歸潛要使新詩走羣彥



方今河朔藩鎮雄衣冠往往羅其中兩賢胡爲獨不出  
埋光鏟彩爲冥鴻朝亦潛莫亦潛東山不起吾何瞻山  
中爲問誰相識白鳥孤雲自入簾

燕山張師魯明道

岐路荆榛萬險夷丈夫出處不磷緇莫誇荀氏八龍集  
且羨陸家雙鳳儀塵世浪隨春夏改寸心惟有鬼神知  
蒲團澤几爐烟靜臥讀黃庭樂聖基

東明張特立文舉

陵遷谷變海波翻築室渠能返故園夜雨對牀閒鍊句

春風滿座共開樽都無北闕功名想且喜南山氣象存  
才大到頭潛不得已傳華萼出蓬門

山東勾龍瀛英孺

世路艱難已飽經歸來一室晦虛名任他滄海掀天惡  
喜我南山照眼明雲氣冷侵吟硯澗棗華香汎酒盃清  
故園未遂歸休志慚愧劉家好弟兄

續錄 新增

渾源劉先生哀辭 并引

郝經

歲庚子經甫踰童獲拜先生于館舍而遽南軻闊越入



九載已酉春先生往來燕趙閒始得奉杖屨格言義訓  
雖屢得聞而頑鈍椎魯之資桿棘而不入是以塵心槁  
思渴而未沃也庚戌春方負笈南邁以遂樞衣之問而  
凶訃掩至繼而其弟文季來以先生易簣時所付一書  
四十篇曰處言見示經再拜雪泣讀之其辭汪洋煥爛  
高壯廣厚約而不缺肆而不繁其理則詣乎極而窮乎  
性命於死生禍福之際尤爲明析非世之所謂文章古  
所謂立言者也於是感愚志之不卒傷先生之不天憫  
吾道之不競恨憤惋激吐辭以哀之嗚嗚扼吭不復條

貫其辭曰

濁河絕流大梁亡日入地底陰燐光百年秀孕墮大荒  
文源湮汨甚濫觴三五在北輝其芒姑爲維持爲主張  
砭礪沈痼開膏肓護籍僨踏扶顛殭碧雲雙鳳方翱翔  
忽弱一个危乎姜當年振羽來朝陽竹花蹴落桐花香  
岐山山頭喚文王一鳴燕雀驚且狂總角獨步高昂昂  
旁魄瓌奇古錦囊颺然聲價騰且驤飛蒙茸兮走陸梁  
挺特溫潤直以方有虞圭璋夏琮璜波瀾老成肆汪洋  
洞庭萬頃澄秋霜上稽韓柳下蘇黃探道索古追羲皇



一編處言含天章立意造語攀荀揚嗚呼天道其何量  
既與之德不與昌既與之年不與長渾源之山空蒼蒼  
相臺臺下天荒涼元氣索莫真宰藏南山家世兩渺茫  
有弟有弟涕隕裳有識有淚如清漳奠桂酒兮陳椒漿  
魂兮來歸摧肝腸魂兮不來空所望嗚呼天道其何量

追輓歸潛劉先生

王惲

我自髡髮屢拜公執經親為發顛蒙道從伊洛傳心事  
文擅韓歐振古風四海南山青未了一邱洹水恨何窮  
泫然不為山陽笛老屋吟看落月空

補箋

通寂老人陳時可字秀玉燕人金翰林學士仕國朝

為燕京路課稅所官 補本卷第三頁

庸齋先生薛元字微之華陰人仕至河南府提學有

易解行于世 補本卷第八頁

高鳴字雄飛岢嵐人歷彰德路總管召為翰林學士

至元五年至御史遷吏部尚書終于官 補本卷第九頁

以上三條俱見困學齋雜錄

歸潛志卷第十四



附錄

金史文藝傳云劉從益字雲卿渾源人子祁字京叔為太學生甚有文名值金末喪亂作歸潛志以紀金事脩金史多採用焉又曰劉京叔歸潛志與元裕之壬辰雜編二書雖微有異同而金末喪亂之事猶有足徵者焉王文定公渾源劉氏世德碑云祁字京叔少穎異為學能自刻勵有奇童目弱冠舉進士庭試失意即閉戶讀書務窮遠大涵濬鍛淬一放意于古文閒出古賦雜說數篇李屏山趙閑閑楊吏部雷御史王滹南諸公見



歸潛志附錄  
之曰異才也皆倒屣出迎交口騰譽之及與御史公退  
居于陳相與講明六經直探聖賢心學推于躬行踐履  
自是振落英華收其真實文章議論粹然一出于正士  
論咸謂得斯文命脈之傳壬辰北還鄉里躬耕自給築  
室榜曰歸潛戊戌詔試儒人先生就試魁南京選充山  
西東路考試官後征南行臺拈合公聞其名邀至相下  
待以賓友凡七年而沒享年四十有八翰林承旨王磐  
誌其墓有神川遜士集二十二卷處言四十三篇歸潛  
志三卷行于世弟郁字文季別號歸愚亦名士其銘云

神川力學洞聖心胸明理貫道匪文奚工玉佩瓊琚大  
振辭鋒導家學之淵流會百川而朝東章甫適越惜不  
時逢 以上原本

王文簡公士慎歸潛志序云歸潛志八卷金人劉祁字  
京叔撰蓋紀載金源一代人物事蹟而國家盛衰興亡  
之故亦因以見焉金史於天興二相傳引京叔之言致  
慨于貞祐南渡之後宰執皆因循苟且馴致亡國語載  
此志第七卷中又謂劉祁歸潛志與元裕之壬辰雜編  
二書微有異同金末喪亂之事有足徵者今雜編之書



不傳而此志猶首尾完好是可寶也志稱高祖南山翁者名撝天會元年詞賦進士其子汲亦進士第入翰林爲供奉京叔父從益嘗爲御史終應奉翰林文字史載文藝傳傳末附書京叔并及此書按金自崔立之亂中原板蕩文獻放失賴二三君子有志史事者私相撰述元開史局蒐羅掌故京叔裕之之書皆上史館攬摭爲多焉予嘗歎遼以制科取士其閒躋政府登臚仕者甚衆而攷之列傳自橫帳諸院國舅別部三族之外其行事不少概見豈制科之所得盡無人與抑史臣紀載之

疎也遼金立國規模不甚相遠而金源人物文章之盛獨能頡頏宋元之閒非數君子紀述之功何以至是歟幸編簡尚存護惜而流通之固吾黨之責也李翱有言前漢事跡所以灼然傳在人口者以司馬遷班固敘述之工故學者悅而習焉其讀之詳也一代之典章文物得其所託則傳不得其所託則淪于烟莽而後世徒有文獻無徵之歎文士之關於國家詎細故哉是志也可  
以觀矣

錢曾讀書敏求記云歸潛志十四卷金渾源劉祁京叔



著京叔以布衣遨遊士大夫閒文章驚暴一時爲遺山諸公所推挹築堂曰歸潛因以名其書所記多金源逸事後之脩史者足徵焉周雪客黃俞邵徵刻書目曰八卷始未見全書歟 以上續錄

孫正憲公之孫諧和伯其字者來訪予曰鄉先生劉神川宏博衍大之士倡明道學會金亂投跡于趙楊雷李諸子之閒厭服名議守素不仕以衛中州之氣文章議論一出于正遭亂後於鄉有居以自容扁曰歸潛默然靜學以休息其心竟抱志未施而沒生平述作旣多其弟歸愚已嘗編類就帙曰神川遯士文集廿二卷鋟木于世先君文莊公鄉序後進嘗收先生所著歸潛志十四卷藏于家蓋其言論談笑時事見聞戒勸規鑒足以備采擇之錄諧欲繡梓以垂其



名于不朽噫神川一代偉人世爲賢獻之門其所志窮理盡性以至於命進則以斯道濟當時退則以斯道覺後世以永聖脈一作道脈一時士大夫尊師之人文之盛實所賴焉孟子謂君子所以教有成德者有達材者有私淑艾者神川私淑之徒成德達材彬彬輩出是身雖沒而道不沒也道寄于文文傳于世世傳其文卽傳其名矣夫何憾茲嗟世道升降人物盛衰遼金之間殆數百年太史宜有論載而舊聞闕逸後有述者可無考訂于斯邪先生諱祁字京叔渾源人神

川其自號也至大辛亥夏五月盧龍趙穆識其後京叔自序云從祖父游宦故所與交游皆一代偉人其歸潛所誌第一卷至第七卷悉爲諸賢立傳第八卷畧記逸事九卷至第十三卷悉載當時得失論斷鑒觀前賢所珍詢不誣也庚寅春晤蓮涇先生具論世罕之書云歸潛未覩其全後從王逸陶藏目及閱傳是樓藏本竝祇八卷雍正甲辰浦子星纒以此易觀吳都文粹云得于黃徐欽景雲乃沙谿陳清來所藏傳寫再三頗多譌字前八卷已校正于王徐後六



皇清志跋  
卷則闕如也宋定國蔚如七月七日記

金劉京叔所作歸潛志傳是樓及書賈傳本止八卷  
茲十四卷借抄於金丈星軺蓋足本也諸卷載金末  
文獻有足徵者十一卷敘金亡事見聞最確國破流  
離淒涼滿目徽欽之辱千古同憤青城俘虜後先一  
轍天道好還豈不信哉十二卷序崔立碑事京叔雖  
迫于元遣山諸公然士君子遭亂世急自表見每至  
名節隳壞不可復振後之覽者可勿鑒與己酉長夏  
李北苑跋

此書記金源人物文雅風流殊不減於江以南卽一  
二諧謔語亦多有可觀讀者皆知愛之余謂京叔際  
危亂之時國亡之後幸而完歸追述交游聞見以著  
爲是書脩金史者亦頗取裁於是乃其論一代之盛  
衰與其所以亡者實爲確當可爲後來之龜鑑又自  
言經喪亂後乃識溫飽安逸之味噫人誠能知此則  
躁擾之胸可平而奢競之緣亦無不可淡矣真閱歷  
有得之言哉錄竟因爲識數語於簡末

乾隆四十有一年十月四日東里盧文弨書於江寧



寓舍之抱經堂

渾源劉祁字京叔號神川遯士幼穎異有文名侍祖  
父游宦得從名士大夫問學及舉進士不第益折節  
讀書務窮遠大文章議論粹然一出於正金源一代  
儒者也遭亂北歸追述平昔交游談論與夫興亡治  
亂之迹著爲一書因其堂名曰歸潛志與同時元  
好問王辰雜編竝行於世金末文獻之徵于是乎在  
遺山雜編已亡于明之中葉京叔是書元至大閒鄉  
人孫和伯曾梓行之歷爲藏弄家珍祕僅有傳本而

海內或未盡見也此本傳鈔於萊陽趙太守起杲再  
假文瑞樓抱經堂諸本互相讎校畧采宋史中州集  
及諸家雜說以疏其異同梓公同好用繼孫氏刻本  
於五百餘年之後亦墨林勝緣也或者以崔立撰碑  
一事繫遺山名節甚重獨未得野史亭遺槩以相印  
證爲大欠事然舉遺山外家別業上梁文竝郝文忠  
公辨甘露碑詩參合觀之亦有以得其是非之公矣  
書凡十四卷其末卷則附錄諸賢投贈詩文也王惲  
劉氏世德碑以爲三卷疑十三卷之誤云



乾隆己亥十月下浣五日長塘鮑廷博識于知不足齋

此處為多欄空白或極淡文字，可能為原書內容或後人題詞。

48-12299



